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一回 借轄

武貴一傀儡耳，皆任老麻之播弄。至是叫仲堪於庭，假母復在旁慫恿。老麻曰：「今已二月二十三矣，汴梁必十日可達。若二十五上車，初四可抵朱仙鎮，初五入城，試期猶不誤也。」此時最樂者為奚僮，千里觀光，執鞭亦慕，半途滯跡，返旆難堪。主果游梁，可告無罪矣，其次曰珍娘，依然好夢，誰為臥榻之軀，畢竟同車，免灑長亭之淚。荒村雨露，野店風霜，眠早起遲，均堪調護。而仲堪則花初弄色，鳥已知春。所謂有限姻緣，方才寧貼者，又豈願飽嘗別離况味耶。鹿如雙挽，盡可娛情，鳳果一鳴，何難奮翮，遂一意注重借轄，而其他不暇問矣。諸人最後之商榷，以車二輛假仲堪。赴汴者凡六人，留信陽者凡四人，奚僮則赴閩取資，場後相待於漢口。仲堪珍娘合一輛，老麻為御，假母排六合一輛，武貴為御，排二、排三、排七，則與黃太居信陽州。計劃已畢，武貴率老麻膏輪襪馬，忽忽辭仲堪出。排六偽與珍娘匿，隨假母入室去。奚僮密謂仲堪曰：「人心變幻，捷似秦雲，世路險巇，難於蜀道，此輩寄身歌舞，浪跡江湖，雖有摯情，恐生異志。珍娘願歸公子，恐六娘將厲階為梗也，奚奴一去，公子子身，征雁遠飛，良鷄新匹，諸宜自慎。奴亦從此辭矣，老主人宜奉家報，奴當於翌晨叩領。」

仲堪聆奚僮言，頗以為鯁鯁過慮。粉牆高處，僅剩斜曛繡闌，深時如含宿霧，仲堪徐步入。排穴正助珍娘理行李，江乾黃竹，女兒未嫁之箱。水面青蘋，少婦初開之鏡，羅衣不換，亦待添香。寶髻雖梳，何須助飾，一囊一篋，識為標識。仲堪曰：「六妹勞矣，當以酒酬。」排六曰：「無然，行期不遠，公子亦整裝否？」仲堪告以赴閩之先，早經收拾。惟貯銀革筭，好自護持耳。言畢以匙授珍娘。而排六目灼灼有光，早一一為記事珠。

晨光熹微，睡思濃郁，奚僮叩扉索信。並以公子囑珍娘，兩地寸心，一聲雙淚，奚僮飄然去矣。仲堪癡然默坐，若不勝情。珍娘乃盡屏鉛華，依然布衣推髻，然梨寒寫照，梅靜參禪，固別有一番冷雋也。及睹仲堪顏色，從容勸解，彼此各嫣然一笑。排二、排七等固罕與珍娘通，即排三亦日僅一至，惟排六往來如織。足趾無移晷停，武貴率老麻搬運上車。封完極密，仲堪更出牛酒資以為犒，可曾賈誼，適逢射策之年，豈比巫臣，徒作竊妻之喜。倚裝待發，閒話家常，珍娘促仲堪睡，而親至排三所言別。

馬嘶人語，循路出城，雲瓦山青，露濡草白，不比南中風景矣。曉行夜宿，備歷艱難，素衣化緇，果非虛語。仲堪不勝顛簸，或攜珍娘徒行裡許，珍娘首遮烏帕，足蹴蠻靴，個個風流，自成裝束，水村山郭中，無不驚以為豔，幾疑漢宮王昭君，不騎而步也。否則並坐車中，捲簾眺遠，浮風疊嶂都到目前，槐柳兩三行，綠葉掠轅尾過，老麻更次第指點古蹟。仲堪輒削鉛為筆，匯錄為日記，囑珍娘以簪花小楷謄之。長途歲月，借此銷磨，不數日而桃園鎮至矣，夾路成林，著樹作緋紅色，安仁舊治，滿縣皆春，淵明故源，捨舟可入。詢之知為劉、關、張結義處，鎮左有廟，崢嶸奇偉，為鎮人醜資建者，至此方行春賽禮。仲堪命御者息轍一天，俾供遊覽。

積勞成倦，香夢驚回，不覺三竿日上矣。仲堪閒坐，珍娘以所謄日記進仲堪曰：「學書初學衛夫人，但恨無過王右軍，卿之謂也。」因隨讀隨加點墨，錄其日記如下。

二十五日味爽，偕珍娘上車。御者揮鞭逾郭門，清塵卷風至，路屈曲如田塍，車轍所過，時作磬折狀，然絳雲在霄，舒捲自如，朝旭如銅鉦初掛，都在山巔樹杪間也。晴翠點點，撲車簾作深碧色。珍娘憑肩問答，泥人絮絮，別饒風趣。午餐於二十里坡，彼中人所謂打尖者。飯罷行五十里，沿途攆土運石者，絡繹不絕。紅旗綠幟，相交輝映，蓋信陽接軌。於是晚至春風寨，投宿於葉氏，主人亦老明經，掃書室為下榻地，其眷屬更肅珍娘輩入。伯喈揖客，丈人留賓，亦途中所難得者耳。然燭閉門欲睡，麻袱被來侍。

二十六日曉發，主人贈雞卵為晨餐。三十里至西平縣，旌旗蔽日，戈戟排雲。茶火軍容，好整以暇。質之土人，知南皮張閱鐵路駐此，同行者為蘭陵盛京卿。書生得意，一至於斯。繁戟所臨，檐帷暫息，殊令人動夫婿封侯之想矣。繞縣城六七里許，飯於村店，亭午日色忽暝，山色雲氣，蒼翳相望。珍娘理一裘為覆予體，兩絲風片，已稜稜砭人肌骨。約十餘里，一山橫亘道左，聞需鑿隧以通車者，猶記餘過武勝關時有一絕云：陡絕峰巒壓巨靈，危崖獵獵走雷駟，是誰小試開山手，不信之間有五丁。蓋記實也。是山約略相類，過此則榆柳成行，一泓溪水，屬遂平縣境。以雨甚早息，晚發家報。

二十七日冒雨行二十里，為汝寧府城。廬舍櫛比，車轍輻輳，係游梁孔道。是時天已開霽，暫憩旅肆以便沽飲，蓋與紅友別者三日矣。珍娘諳餘食性，親擷椿芽，復調菽乳，漉吳鹽，糝越豉以進，頗覺可口。餐後攜珍娘入市，各購雜物，出城趨四十里。將薄暮矣，過一大橋，凡八十餘級，橋下水聲，急如瀑布。堞燈初上，戍鼓已嚴，守城者持鑰詰姓名。告而後入，泥濘湫隘，不下信陽，僦小屋暫棲。苦不得食，飢腸雷動，以苦茗佐餅餌齧之。來晨輒發，叩之老麻，知為上蔡縣。

二十八日渡溧水，風和日麗，可易春服。珍娘籠髻履履，與餘下車行。宿兩舍桃，朝煙拂柳，臨流一曲，茅屋兩三，太吠雞鳴，自開蹊徑，黃童白叟，爭延客於簷際小坐。婦女葷衣左衽，發山花，譽珍娘為神仙中人。然俯瞰雙翹，強豐皆不盈一握也。三里許村落已過，別荒原一片而已。乃挈珍娘上車，風馳電掣，馬蹄揉春泥而過。平蕪淺草中，忽轟一鉅碣，文曰：宗呂文穆公養晦處。始知世傳寒窳讀書事，未為子虛。因口占云：偕隱由來亦夙緣，山邱華屋付雲煙，相公勛業今何在，剩此荒涼石一拳。珍娘相與一歎，二時甫得小集，購麵餅充食。數十里幾無人煙，祇野田蔓草環瀆道旁耳，暮投范張雞黍留賓處宿，古碑破屋，蝙蝠亂飛，守寨笳聲，淒然入耳。是夜反覆不能成寐。

二十九日起較宴，因珍娘小有不適。屬者麻叱馭緩行，低壓羅裘，平鋪茵席，餘於車中假珍娘臥，沿途風景，來嘗領略。將午過東裡鎮，有鄭子產祠，復有閔子騫祠。人欲行而又止，門雖設而常關，苟無珍娘之病，餘必啟扇展謁也。下晝珍娘一汗而愈。所經之地，似非前時光景。小車嘔啞，恒載村妝士子，遵曲徑而進。老者壯者，手持牲酒，若將為滿篝滿車之祝，嗚呼，鄰翁相約，且掠社餞，居士偶題，便求人福，亦風俗使然耳。餘問老麻，知距挑園鎮不遠，翌朝朔旦，例祀三義。到鎮時餘輝掩映，猶散在鴉背作黃金色也。

仲堪讀罷，仍交珍娘，假母率排六逡巡入。排六攫日記觀之曰：「公子雅人，珍姊妙筆，閒情別緻，足稱雙絕。」仲堪付之一哂，假母曰：「公子與珍娘，度須過午至祠，我擬與排六先往。」珍娘曰：「何勿同行？」假母曰：「守簾無主，劫篋防人，倘有疏虞，咎將誰職？」仲堪方伏其老成練達，而不知別有狡謀也。排六本旗裝，渲脂點粉，過市招搖。假母又操北音，望而知為馬班中人，名為拈香，實以逐臭。即非東鄰宋玉，其不登牆而窺者鮮矣。假母與排六還，仲堪始偕珍娘往，而令武貴隨於後。蹣跚縞袂，淡冶羅巾，影與月俱，香隨風送，與仲堪遙遙相映，幾若簫史弄玉，尚在人間也。百餘武即至祠畔，魚龍曼衍，百戲雜陳，社客村夫，驚為從天飛下。仲堪仰觀河額，則三字曰：三義祠。丹楹碧宇，爐香裊然，紅男綠女，出入者奚止百許。跪者、拜者、偃僂者、俯伏者、焚檀默祝者、祈籤索解者，更不知凡幾。仲堪與珍娘，徘徊廊下，若無可投足，然亦不肯遽返。蓋二人固有秘密舉動，而欲取證於三義也。武貴於此，亦惟呆立如木雞然。